



道光丁未鑄

東印外史

海山仙館叢書

張氏家譜

張氏家譜

張氏家譜

庚申外史卷上

明 葛溪權 衡以制編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
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
者晃忽乂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
及燕帖古思雖爲朕子朕固愛之然今大位乃明宗之
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木兒來登茲
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
責耳言訖而崩晃忽乂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

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大懼爲之躊躇者累日自念晃忽
父之事已實造謀恐受歡帖木兒至究治其罪姑秘文
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王
罕受歡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
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禮
絕百寮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爲言者逗遛至至
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燕帖木兒
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年
號逾月而崩廟號甯宗旣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帖

古思文宗后苦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遭折
死耶妥歡帖木兒在廣西靜江可取他來爲帝且先帝
臨崩云云言猶在耳于是燕帖木兒知事不能已遂奉
太后詔旨遣使去廣取妥歡帖木兒太子來京太子行
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
太子之意旣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竝行馬上舉鞭
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
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畱連至六月方始使登位
改元元統元年尊文宗后爲皇太后丞相燕帖木兒加

太師左丞相撒敦爲右丞相伯顏爲樞密院知院唐其
勢爲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
之子也徽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歹兒者首薦高麗
女子祁氏于帝祁氏性黠慧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謂
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衆對曰今太師丞相
有女端嚴正大宜爲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
爲后后權臣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祁氏
心不平之日夜捶楚祁氏幾不勝一夕又跪祁氏于前
爭問上罪加烙其體翼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

雖不言其衡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卽位以來不復畱心政事惟曰溺于酒色必晉邸后爲妻諸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旣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 燕帖木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坐名爲鴛鴦筵席偶坐中有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爲誰意欲畱之左右告曰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溺血而死

太尉伯顏陞爲右丞相伯顏當帝在廣西來京師宿留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其時伯顏適爲汴梁省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帝深德之旣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爲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者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衷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然猛愍無術實無他異謀也

乙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答剌海爲文宗義子者謀爲不軌將不利社

穆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答刺海匿皇后袍下
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姐妹可匿之乎并
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謀害
我我如何救得徐亦絞死于東門外唐其勢旣死命撒
的爲御史大夫立翁吉刺氏爲皇后后乃世宗察必之
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祁氏爲次宮
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竝爲后自此始
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人書解人又其閒好
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曰往應舉

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臣刺麻至京禮爲帝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爲太師答剌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顏本剌王家奴也謂剌王爲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爲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剌王謀爲不軌殺剌王并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伯顏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東有秦郵我

索秦郵爲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皆入于伯顏家省臺官多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爲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賜高年帛禁百姓畜馬有差品官畜馬六月天下謠傳拘劓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婚河南棒胡者河南散山縣人

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擊伎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轆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督兵敗之于鹿邑岡擒之號其岡爲得勝岡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

或通宵不出京師爲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太皇太后倚恃著 尋出紫薇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爲應在十五年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石崑山亂于廣南之惠州旣而復有李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修曲阜孔廟 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爲有佛字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母佛

母瑩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
邨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六十餘歲善觀氣色一
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丈紅焰半天翼日召其莊老詢
之曰昨夜二更時汝邨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
內有一老曰邨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僧遽喜曰
曷與我爲徒弟可乎老遂捨爲僧于是遂以穀帛若干
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寺與羣從嬉時預言禍福皆
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
瑩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

事敗逃淮西淮民間其風以故爭庇之卒不爲有司所
捕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古思而廢帝其姪
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教之以密告
于帝令帝知之而預爲防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
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爲內臺知班發身掾河南省
臺其人貧無資寡交遊人皆謂不辦事鬱鬱不得志又
久不得補一日大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
事有幾人袖裏屠龍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
省御史來與孟端有舊力爲言之乃得補又不幫俸孟

端憾曰我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
至日應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臘爲丸彈狀佩之稱聖旨
刳鋪馬乘昏夜入河南省臺中堂坐定喚當值掾史來
傳旨我則佯應之曰諾有河南廉使段惟德致仕在家
卽傳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權事餘省官呼八者汝皆傳
聖旨槌殺之凡發號令惟聽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可
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已而皆如其言是日省憲官置酒
皆醉于家于是平章月魯不花左丞相剌烈理問金剛奴
郎中完者禿黑的兒都事拜住總管撒思監司禿滿萬

戶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聖旨然卽以鐵骨朶自
後搥死棄尸後園稱聖旨除孟端爲河南都元帥拘收
大小衙門卽自佩平章發兵虎符調兵守城把諸街巷
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大江渡船使南北毋通發各
道兵來聽調孟端在省祭祖去杞縣祭祖墳經五日久
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首領官凡若干人斬於市有馮
二舍者孟端用爲省宣使使在外給事馮因叩孟端曰
幸引我見朝廷官孟端醉不覺吐而言曰何者爲朝廷
官我便是也馮覺其僞因隨孟端出竊告首都鎮撫曰